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目

第六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

書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答蔡生書

門下懇懇問古文之學、意良善、其言曰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豐則末茂、僕覽此慨然有大哉之歎、今日畱意古學、不數人立本以學古、未一二得、向門下開說詳至然此皆本中之末、非本中之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誼、使吾之身、不背於忠孝信義則發

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黃魯直與洪駒父書根本之說最爲眞切其與徐師川論孫思邈膽大心小語僕讀之數年玩繹不能已其次則考古論今毅然自見識力窺人之所不及窺言人之所不敢言軌於義理而無隱怪之失如此則本立矣於是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者以辨文章之體或綜其要會自立機軸不必求合古人或資學所近詣而法者一人冥心以求其合則即他人之所自處也

僕嘗言曰文章之變於今已盡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關於世道識不越於庸衆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識定則求其暢所謂了然於手口也暢則求其健不簡不鍊則氣膚格殺不足以經遠三者既立而欲進求古人之精微窮其變化則學至而後知之僕於古學游其籓籬未登其堂戶家姊壻丘邦士精思嵩悟能自立規矩僕嘗從學受益爲多又古人自道爲學之法如昌黎老泉不可殫述僕不能動行陳言以塞門

下之關榷舉僕所嘗自盡者告之門下誠能自豐其本及乎斐然成章則嘗就學於丘先生以盡其法僕不足再聞也

弟和公曰有本之論作文者最可持循○文字葆光剷采健質中妙有雋永

○○○上郭天門老師書

丙午四月既望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座下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較士江右拔第五人詰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召禧前日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而置之第一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决科才也勉之無怠夫士遇知己嘗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北去較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獎勸

朔云一路敘述蹤蹟如江河安流先景從觀

其美，雖父之愛子，嘗不過是，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乃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禍，馴至乙丙，東南益烈，禧亦遂棄帖括，竄伏草土，與同志十許人築室金精之第一峰，講易讀史，蓋二十年于茲矣。四方賢者，時或惠臨，伏聞先生勁節清風，老且彌高。

著作雄奇，有臨碣不觀滄海之概，禧益自幸，得出門下，不敢重自菲薄，取媿長者。壬癸之際，私念閉戶自封，不可以廣己造大，于是毀形急裝，南涉江淮，東游吳浙，庶幾交天下

之奇士行旅無資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止山中又以衣食無聊授徒于建昌之新城因得交湘潭王山長山長才氣俯視一世真楚風也讀了葊集見其與先生往還書禱不覺正襟肅與如對典型乃藉手山長奉書于左右古人有言有文爲不朽今海内狼藉爛熳人有文章畢者誇傳矜靡如湖陸謝沈浮藻無質不足言矣高人志士寄情于彭澤之篇發憤于汨羅之賦固可以與頑懦垂金石禱竊以爲非其至也文之至者當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饑布帛可

以教天下之衆下爲來學所禀承上爲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然藉以爲傳之以文者猶不若傳之以人邵子曰人百二十年之物故人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

今夫寒食死灰不能爇鳴鷄之羽然人得以除冥而熟食者火藏于榾柮雖沃竈滅爝終必可得而然昔文中子老死河汾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武德貞觀之間仲淹猶有生氣龐德公之隱也從子爲南州冠冕諸葛公每拜牀下其所造就此二人者當必

止意盡矣又忽入洞庭一段淵然波瀾動

有道二人遭逢那然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故日以文爲不朽者猶非其至也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間所著述之文與所交友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都恨薄不得贏糧侍側一一目見而耳聞之比年妄有撰作已成十卷無由請正謹錄雜詩文十餘紙以見意居常披覽圖經概然洞庭瀟湘之勝及遊江南見彭蠡具區以爲了不異人不足以厭生平觀水之志故去秋贈黃孝廉有生不上岳陽死不瞑雙目之句他日援經

盪天地、發物中之奇氣，識者奪日知為異人，尤能在登堂讀其交士，仍歸本旨

之暇，倘得因東牖之餘資，沿江泝漢，泛洞庭，稽天之浸，登先生之堂，瞻望容貌，讀其書，交其士，然後返跡杜影，老死窮山之中，無所復恨。先生錄士多賢，如禧碌碌，實不足數。故詳具本末于篇端，亦使先生知天地變革之後，數千里之外，二十五年之久，窮邑下里，尚有門下士，惓惓不忘先生者如此。道遠難致，未獲莊肅死罪死罪。

彭躬菴曰：偉人偉論，此世間有數文字，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者，非此等文不足當之。

○○與休寧孫無言書

無言足下四方士至廣陵者無不願交無言足下無貴賤賢愚皆出力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聲譽重于時而足下非有勢利扳附惟好所謂能詩古文者可不謂賢矣哉天下文章道衰五車之書不足當一石之弩使公卿貴人皆能好文如足下雖不敢遽謂其有益于世而詩書之氣自賴以不衰僕愚鄙無似常以謂文章者士之末節篤行氣誼之士經世之儒以至一才一藝則莫不可與游而差别輕重之以定

其交其性情氣誼與我爲親者尤必專意一志以爲終身之宗主然後緩急有所恃而不孤苦夫況愛養收可致好士之譽而平居不得聞吾過以進德徙義一旦當患難死生則渙然若行路之解携而去語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蓋謂此也古之賢宰相莫不以人才爲急而稱相業者必先度量夫度量不易言世僅以容德當之非也書曰同律度量衡故曰度者度也尺中見寸寸中見分蓋分寸井然而不紊量者量也以升歸斗不見有升以斗歸石不見有斗升斗混

然無跡也夫井然不紊而泯然無跡然後可以兼容賢不肖而罷使人托孤寄命之才與筦庫各奏其效推而下之士庶人之交友亦莫不然僕往敘足下歸黃山欲足下于屠沽賈衒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其言倜儻而或不切于用故更以布帛菽粟之言進夫布帛菽粟則人之所以自全者也願足下無忽

曹秋岳先生曰用人交友爲經世之要中有大學問在勺庭負治安之略而於尺牘發之其文醇雅又餘事耳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saw叔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奥、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旣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

今之志旣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欵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葢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

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于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懼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君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

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為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共休戚也欸使不能砥礪其實服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非曰乾餱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恥然後使之任一雖則必稱為一事則必成雖身為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

其利國家齊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强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饑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强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磨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廢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

者。他固不足論已。

彭躬庵川分牝噴薄而出之切實寬平其分脉處是西銘一篇着緊文字

丘邦士日其大論則恢弘其爲論則腌賣眞博厚之文

○○○答翟韓城書

巳酉五月日禧頓首禧伏草土之日久矣年少善病二十後益困羸遂謝場屋又自知錄錄無足齒似公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然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執事弭節芝城禧竊得被其風教旣於姊壻丘邦士且聞執事好士如饑渴以當世自命所自處處人皆在牝牡驪黃之外願望見顏色自昔至今旣念于與氏尚友之義則同此天地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精神氣脗默相感召雖不必聞名姓如執手於一堂

之上況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頃者伏承過聽五千里遣使辱以書幣惶愧悚息行當整毛鄭鬣策其駑鈍以副知己獨是貞疾不瘳頻艱跛履膝下無一尺之男室有溺死之婦比年以債食授徒新城去家山不過四百里亦且僑來忽逝教事不終今歲上人以鄉試之役又復强而致之諺云獸鹿惟薦草而就是用拜書反幣非何可言非何可言禧閒野人憂君之無食而獻之芹憂君之寒教以曝背其事誠足鄙矣然意則無惡也禧敢為不急之言以薦於左右禧資

弱才鈍幼習帖括病廢以來始學古文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讖緯之學下至醫藥筮卜筭書畫博奕彈琴歌曲命相射弓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足自鳴於人獨好讀史論古人成敗議天下古今之變則又皆空言無當實事嘗笑謂彭躬庵丘邦士曰吾近

畧混主意下即筆及佩諸用之會遠法始撰議論反無痕跡可尋

讀留侯武鄉侯傳各有所得二人問所得維何曰於留侯得善病於武鄉得食少耳然博觀古今成敗則亦有可言者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亦何有萬分一足以所意闡之子苑子曰夏則資裘冬

則資絺陸則資舟水則資車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記曰凡事豫則立天下之事利害常兼故有以豫成亦有以豫敗蟻避水以徙扎水未至而鸛已鳴於垤鵲知來歲大風巢於下枝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禧鷇以爲當今之世豫備之道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屏絕虛僞躁幽之士而求沈深明達膽決之人則不至如劉曜郭解之以客自累愛民而民親之則緩急有

以自保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伏聞執事廉潔介義無所求取於民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執事下士愛賢亦既篤於其性矣今夫廉者稜角峭厲義勝者威足以掩其仁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天下嘗有號安富無事井里熙恬而民生日蹙困於徵求死亡於敲扑囹圄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仁可過義不可過此愚每讀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未嘗不痛心而流

涕也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漢文景唐太宗號稱盛治不能不斷死罪傳曰惟仁人惟能愛人能惡人擊斷之用亦豈可少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殺之之心與生之之功等是故除大憝赦小過持綱紀禁暴亂束濕薪於胥吏而更絃於細民使百姓曉然見吾心而貫徹其澤則近悅遠來戴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歸平則歌頌興於路禱祀延於身有故則若手足之捍頭目決千尺之溪於山而注之壑也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而托一身於天下及其

（故懸一步若緊一步文字舞能蕩人開旁）
（門却又寨後路最善立言）
（民用刑說得妙）

有為則事半而功倍者率此道也嘗讀子張問仁至二信則人任一語以為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望養望在於立信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而人無所疑此士之出處皆有之處者之信以不苟利祿去就不使然諾為大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為大伏惟執事無書不讀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意中所見當千萬倍於尋常此腐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耳然苟當緩急奇謀秘計之所不及施則其言未必無斯一足用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煖之日則鄙

而笑曾嘗饑寒踵王公亦有聊可恥不審執事其終以爲野人而吐之也禧於戊子己丑間編次救荒策一篇居今固無所事或亦所謂代匱之物謹錄一冊呈覽外上郭天門先生書左傳經世叙吾廬記門人熊養及字説四首以補報書所未盡惟禧學無所短長稍知執筆爲文李太白嘲魯儒云問以濟時策茫如墜烟霧無已故終以文章進處士虛聲今古同然執事即有以知其不可用矣臨書惶恐

書外又有絕大意在直是仁愛無已

始終用進法作也步

彭躬庵曰爐冶百奇融液變化中有大經權在

○復都昌曹九萃書

往歲遊匡廬於髻山諸子、具聞高義、欲奉一字未果、即念天地間自有奇男子、吾愛之敬之、初不必通姓名、致殷勤也、蔡靜子來、居然出足下書、禧捧讀而喜、然玩其辭旨、則何敢當、禧少負志壯而無所發、不得不寄之文章、夫文章何足道、自書契來能言之士、不啻千百家、況今所謂言者、又皆浮腐雕繪、不足自立、禧則益何足云、然人之邪正、識見之大小、明暗、志氣之卑俗與否、非文章無由自見、禧編次國變後所作、

計云連二段爲一段用意微巧而語益

成十二卷。比刻古論一卷。於吳門而未盡。今以一帙奉教足下。足下好義于舉世不好之日。又激昂慷慨。樂交四方遺俗之士。所謂天下文章孰大于是。顧僕而好禧之文章。禧又不恥以文章獻足下。其乃兩失。然禧生平竊好左氏之文。十年殫心評註。具成左傳經世一書。有所謂黑肱辟邑者。其論古與足下約畧相似。敬抄一通。附函內。足下覽之。其亦有當于心。抑或逆億得之者。不如其身親閱歷而得之。則足下當有以還教我也。禧數遊江淮交其上。竊有以見天下

始終擇人是二意文寔貫爲一

之人情夫爲義于始爲之日患其太銳銳則奮發顧而禍害隨之爲義于動而得害之日患其太葸葸則托于儉德避難之義至以好義爲戒方其銳而無所顧也輕慮喜事之徒邀名求利者輳于其門雖駑馬之骨可奉以千金及其畏葸則伯樂牽騏驥以造于門拒而不納是故好義者貴于能終好士者貴能擇人古之名立而身泰者率是道也禧于左氏之文以爲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故篤好而深嗜黑肱一篇亦全豹之一文也足下稱謂過謙謹璧謝

洪亭玉曰就論文中無端帶出大識大議有鼓歌夷愉如不欲戰之象是最工于造格運意者

丘邦士曰說文字錯綜盡意又拍說文中兩大意作後一段文字與前段為錯綜用法極刻其文辭高雅又與勺庭平素之文精悍雄麗者大是不同

余母乙酉謝世距今甲午已踰十年尚居殯五年不得歸塟傷哉貧士痛如之何

○○與宗子發論未塟不變服書

伏見足下先人未塟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之道足下行古人之道於今日敬服禧嚮有疑者古者塟有定期士踰月庶人可知喪服小記云久而不塟者惟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塟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服則古有不得速塟其親者矣疏曰再祭者練祥之祭兩祭不可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則不變服者非止不郎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禮廢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薄多

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具勤延至十年以外內者顧衰絰如初喪之服禫愚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絰以物與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下既免喪其能不飲酒食肉乎不入內乎不大懽笑乎不與慶會賓筵乎假令飲酒食肉入內懽笑慶會賓筵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實亡徒駭人耳目近於爲名矣死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幸力不能禫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恐其皆從

之爲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動於心久不效服采色與優伎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即吉及其葬將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竊謂古者改葬緦穀梁傳曰舉下緬也蓋去喪緬遠故舉其最下者而葬愈于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與古異安能取未葬不變服之例爲之重服又引江熙言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不可以純凶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

以葬乎。嘻愚以爲免喪而葬。比改葬之服大祥以上以本服葬。人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足下雖貧。仰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飢不得食。如已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變服而冒胡心。術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樂。不服除。貧不克歸葬。心術乃爲祓。旣葬而後飲酒蒸若是者。類推而行之。其亦可矣。嘻在居喪無人狀又不能窮古禮制作之義。敢私論於足下。惟足下與二三君

子。前入俾同庶言且以教禧

王筱夫曰人子萬不得已遲葬其親雖情可哀原而失禮傷心罪何可辭古人有親久不葬痛爲天地罪人不肯葺屋若故免喪不變服亦所以自致其大不安之情惟飲酒入內等事告之以稱情稱物庶乎其至當耳

討前草曰酌人情所能行然後禮不爲虛設故不徒貴高論也文亦以惇詳見古

與宗子發第二書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足下蓋有道之士也禧敢盡言以終不葬之說人所貴乎有子生而養死而葬其事切於行道揚名使生不得養死不得葬害與無子等然生不養者父母或能致力以自養死而葬則必有待于子矣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於父母一體也孫於祖少間矣子不葬父母而與孫葬其祖則惑也足下貧無所稱貸不葬誠不足責竊見足下性伉爽雖甚貧朋友往來乾

餼之禮不廢於人之困或錙銖相遺贈此足下過人處蘊竊以足下之失郎在此足下誠視親之未葬加前書所云父母饑不得食已身在囹圄則一切乾餱贍遺之節皆可廢而不舉語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今夫兄弟天性也有弟死家富而不葬者必不仁不孝之人無疑也然而古之賢人有行之者張子房是已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子房所汲汲者君之事祖父之志弟雖親愛不得比君祖父古人堅忍峭刻以成其必欲爲之志往往如此

故所欲無不成足下誠葢親比於報韓乾餱之禮恐人之困此於不葬弟則足下先人之葬當必有且然足下非緩親之也足下意以葬親費重乾餱贈遺費小雖損絕徒傷人情無濟於事是又不然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是故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一歲計之不足歲歲計之有餘

足下誠置撲滿於側將為乾餱乎度幾何貲則取而貯之將為贈遺

乎。度幾何費。即取而貯之。歲終出所貯不以營衣被米薪。不以償宿責。舉援於人。以爲父母。而薄徵其子。至於葬之費。半具矣。然後請乞於義人。有能賻遺足下。及暫假貸。以足其半者。如此。然後足下可以告無罪於父母。而變服不變服。又皆不足論。足下樂聞過能受盡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樂而不行。其去拒諫也。蓋無幾。足下年。及始衰。不可長恃無事。季世多亂。少治兵火之禍。非出慮表。萬有一不幸。足下生見父母櫬柩罹燹酷。何以爲心。又或濫然

身先朝露。妻弱子幼。身䝉之際。痛悔於心。而不可釋。負罪終天。飲恨黄泉。當復何如也。伏惟足下。矯俗抑情。行一切之禁。以成大事。毋爲有道善人之累。禧附朋友末。與有釋負。臨書惶悚。

李礪園曰意思痛切沈着。而行文縱横揮灑。能使賢愚豁然。此眞仁人之心。智者之言也。

余生生曰不爲責善空言不爲難行高論。

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論新法。耶律楚材論江南。正得此意。叔子之文。凡生言起行者。類如

○○○與周青士書

禧白青士足下、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潛夫名天植、崇禎癸酉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墜。嘗日。仰卧。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廚無爨婢、獨老妻在室。頹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方僕往見、白盤跚、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一壺四簋、一盂飯來就、得竟兩三時坐、潛夫耳聾、於

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語僕云身僻
處海濱無知識天下豪賢因問比交游得幾何人僕
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潛夫諷
予而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
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從徃
衣食爲縈許今幾見斯人饑餓瀕死亡無以收恤
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條皆
苦惡不堪用僕檢篋中得二佼筆已磨禿一片貽之
奉銀五錢暫具十日食潛夫石灰僕門上是非盜蹠樹

也然後受臨別相拜灑淚潛夫尤哀臥予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門閉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旬死且暮耳決不得殯葬僕隔四千里今又無能賻乃以屬徐圃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進之于雲球處候平安耶古人有言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欲聯數同志爲扶月供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僕泣下感激如餓得飽明日僕

之靈巖侯繼公病便往造徐聊法匆匆剌舟未竟斯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于人者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顧足下力肩曹先生首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五錢人占一月周乃復始力不贍者或月二三人占之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斵木壘土便足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彼方困躓饑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不力拙不足自養彼蓋有所不為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

謂惜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為孝廉三十九年使肯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肯受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賤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謝者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雜衣食者然吾輩誠將以禮敬亦有可受之道辛亥九月日太湖舟中禧拜白

巢端明日意極沈痛而出以婉轉淡細之筆但覺

至情悠然感人

余訪徐昭法山中索示近作見此書昭法曰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加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頃沈進之來云周雲球致予此意李先生堅謝之而先生亦于今三月棄人間矣予且痛且愧負淺之爲丈夫也壬子七月自記

○答友人論選文統書

承惠書、推譽僕過當、皇恐、又賜佳文、欲僕選入文統、意謂僕寓陳君所、必與選政、得率意出入、則甚不然、僕兄弟文、向爲鄒程村得之、遂與椒峰選文統中、然兩君皆無一面之識、尺寸之書未通、舊秋僕自浙過毘陵、與椒峰談相得、會須爲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館舍、至淹旬時日夜有梭讐、僕好朋友、又多酬答、初未嘗稍與選事、且是選經始於鄒董龔陳、收功於椒峰、十九已爲成書、辟作室者、規模既定、梁木榱棟榱

櫨既架門材既瓴甓既具丹堊既陳而掄工頑欲以毀瓦畫墁之能。忝事其間。豈有是乎。僕荷椒峰謬好、從不敢以自作文、一篇二篇、請增入選、此於理固宜爾、僕又竊謂人之爲文。本以言其所學。所學苟成。其言足以行世。則吾文大本既立、不必問人之選不選也。楊子雲當世而有侯芭、韓昌黎百數十年、有穆伯長其見於天下。或遲或速。要自不可汨沒。蓋觀古人文能傳後世者。當其下筆之始、作者精神已足擁護於千百年之後。故僕嘗曰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

侯之兹因報書爲足下一廣其意

蔡九霞曰要言中的使人之好名者爽然自失奮然自立矣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汝勇於學吾文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吾少工時文遂術增熟稍一放手時弱之調便湊筆下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讀輒藏遺忘以故淺薄不能博洽出入不窮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潜之性不能悉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勝也吾每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吾文集頗工論策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無復更有唐宋大家率皆剽

取其腴特出意煎烹登俎成味譬猶蜂采百花爲蜜婁生聚五侯之饌爲鯖然如蘇氏父子論則古當不有是不謂開創殊不可得吾諸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吾策文冊制封建奄宦等文不立規格汨汨浩浩雖文采不逮遠賢亦竊希賈長沙李忠定其他文工拙雜呈有學不足學汝當以古人分別之吾成集不能多汰故吾前叙宗子發言文章要在積理吾所見地如是非自能至日錄是吾積理之書後輩是可玩味要如貨人數家珍先代留遺不無好玩了

尤釜腳折鐺亦充十指所伸屈吾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惟擇吾所雅愛賞者至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人何篇目故文成都無專似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劉樸易爲工巧吾吮毫久不就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求清省無處又當轉收左右礙滯討乃無所出譬猶誤上峻石臨滾沸之水面白筋弛慄不得下見能者掉臂

引足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幽達於平地豈不遂暢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何以以此也便不當視今人爲準的則子孫之説吾又故言之舟中日視吾兄論文數十則最得大意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處故爲特妙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論中汝采擬附之與兄弟共觀習令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學初八日舟泊三墩隔會城數百步阻風不得上書此寄汝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不在多也己亥二月叔父書

胡心仲曰凌碎斷續不經意出之其樸拙處乃益雋永似東漢魏晉人自述之文

寄門人賴韋書

壬子七月禧白前得韋來札具悉規愛念吾體勞欲省思慮少作文齊養精神爲生子計甚善吾于文章竊有嗜好而客外方屬筆墨者日衆勢不得却故甚欲歸山中自息也抑古人有言有子爲不死有文爲不朽吾之絕續自有天命吾姑務其不朽者名心難忘自知出非道不能自絕特欲異于世之爲名妄希古人立言萬一然自吾得韋也不復知爲無子吾終已無子得韋已足韋少吾十一歲吾不足生韋然韋

視吾猶父吾視韋子也不足復讓吾弟子中楊晟生而友愛爲人淳厚元氣充溢但少有俗見不自拔曾庠剛直好任氣質不學問新城孔之逵長者與人交篤實然不能與世同憂患九江任安世好義俠多智吾故以爲莫韋賢也韋有勞而不言施不責報此吾所宜師法吾向作韋名字說謂韋卽無意當世事當受寄托爲人依倚韋今頗不謂然宜思所可獨任講求之功益不可怠韋言近以忤白居市中廢學良爲歎息古人云學以治生爲急命也然此中要自有學

挟術以求什一之利市井之氣不期而中于心鄙諺有之曰斗米祝歲荒語良足捧腹而走韋平心試一自忖度其去祝荒者幾何數賢者之情與世俗人無幾異特賢者能杜絕勿使滋遂遂成小人韋誠動意發事以市道自砭責則真學也然勿以爲易吾不樂近貴人恥爲世之名士客外久交游日起聞貴人之譽頗自意得前和公來傳躬菴先生語謂吾家信中殊沾沾非有道之氣吾聞之失色塞嘿凡不懌者旬有餘日嗟乎吾向言丘邦士先生韓城

還書平濟多旨都無一二高論而寵譽洎然非有道之士不能爲然則吾非兄不逮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況吾本非賢其不移我也幾何哉吾平生不如人甚多所此其一節矣吾故深願韋勿復以爲易也吾在外不通丁謁

客揚州吳門幾二年不能束裝歸然篤行奇偉之士交頗之人他日足爲山中人道者此耳吾去冬于揚州買一婢身瞓垂二年抱子之信殊不有姑聽之無所庸心知相關切爲道及小春和暢當得到家爲一一道此二年間事也

補白

徐禎起日字字曲折沈鬱讀之但覺淒倩百倍此不當作文字看而已爲天下至文矣

○○又與汪戸部書

壬子十月日、禧頓首、僕於當世文、少所推服、獨見閣下文而喜、往者冒昧奉書、欲有所商畧、閣下顧不以未同之言爲罪、兩次相見、益得聞所未聞、僕於能文士、私心汲汲、惟恐其不登古之作者、蓋吾不能而當吾世有人能之、庶不使古人專美、吾亦可以漸被其益、此僕夙昔之愚也、聞者不察、謬謂僕與閣下、蹈文人相傾之習、大不然矣、僕用是刻前書、就正海內、試覽僕所與人、往還論文書、固有推服如閣下者乎、今

天下名文如林。大抵皆欲微多。陸清河告平原曰。文欲多體適不清。又曰。張公父子惟以清省見長。在六朝時人。猶識此義。故僕嘗語人。汪鈍翁得古人之簡用。能俛視一切。而碑版敘事之文。則閣下尤工。比者僕不自揣量。謬受蔡君九霞之請。爲尊忠襄公立傳。僕服膺忠襄。爲王文成後一人。乃眞道學眞宰相也。語在前後論贊中。而鄙意欲詳悉鄭重。以明公儒者之用。使後世可法。而見諸行事。遂忘其冗長。至五六千言。往僕在山中。成一文。必徧視兄弟朋友。攻刺旣

畢屢易其稿踰年然後繕錄入集今客外旣遠異友一二知交又不肯盡言主人請屬文者往往欲附集中便爲流布是以今日脫稿而明日登木荒謬苟且閣下心知其非久矣然他雜文得失亦不足道惟忠襄公關係三百年之人其傳宜使整齊流示後世古人云人不能自見其貌惟明鏡能見之閣下今之明鏡也又閣下方侃侃持直道其何所吝鍼砭於僕謹繕寫一通奉覽僕生平無他長惟能虛心以受師友之教卽文章小技偶經指摘往往就板剗削今刻集

中行墨多空此其徵也僕束裝届行矣倘得請間半日瑣細推駁之加以删定則先賢之幸也僕亦附有榮焉一禱再拜

曾庭聞曰只就本分語懇欵道出絕不賣弄學問但覺學問之氣迎人

丘邦士曰寫虛公之意靄然如森烱之臯長溪而獨於忠襄公傳留連委注尤與此意映帶而出矣

○○答施愚山侍讀書

已未五月朔日、禧伏枕山中、得奉戊午長至手書暨大刻數帙、鼓舞慚愧、何如何如、往執事監司臨吉、廉仁之聲、暢于鄰郡、又聞躬自講學、會者千人、禮樂雍容、爲近世所未嘗有、易堂諸子、心竊嚮往、而短垣不可踰越、歎息企踵、望風慨然、嗣桐城方密之先生、郵致手札、敝邑羅山人傳口語、禧雖未獲一望顏色、聆察至論、私心感激、何日忘之、因報汪舟次書、畧道傳人傳文之故、屬其轉致鄙私、未知遂達否、今具刻拙

集中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儆于服官家食之日積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敘論累牘連篇羅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禧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濶光焰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

士稍涉韓蘇未有不能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爲波瀾綴拾文藻爲光燄且夫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于靜則波瀾不窮火足于神故光燭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禧敘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于文而知理之要練于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

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練識如練金金百練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蒸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禧頻年客外賣文以爲耕耘求取猝應之文動多違心主人利于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怍其不逮已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學禧生平疎于治經儒先之書間一瀏覽

未嘗專意討索而胥欲深重所謂耳目之于聲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僞儒每耻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絶于大君子矣何日維舟敬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撕得聞所爲上焉者則死且不朽在言無緒暢率胸臆奉答知己伏惟執事寛其罪且還教之林確齋昨歲已作古人彭躬庵遠游齊豫近方得信丘邦士授經他山頗病風燈易堂諸子希如晨星不勝俯仰之感況海内知

舊零落殭半古人所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都不禁低頭歎息也承詢及并報

彭躬庵曰論文一段精要深潤可爲文家金丹

○○○寄兄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竝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尤兀兀世傚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卒不天明醒月晚望山門闘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謫聽不關世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中江閩蠭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

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游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眞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嶇崎嬉獨食飲被服綬帶躧屣恐薄福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因耳初出家門踏顛難絕筍輿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瘃歷骨跋是平生未貫也乃後轉從頗有主人今住菴老壯僧兩个多空屋潔敞門外左右山巽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横立杉松大部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説奇賞處惜兒輩不

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為多亦健作文菴在蔦山中五出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備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蕭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接法妙）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于天下後顧子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為倦厭吾兄弟並以文

章卿各弟家牽外事，即席不煖。兄好問，多繙群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据拾事故，翦辭綴調，用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春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轉一下妙）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出遠。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須白齒豁，霰亦已也。攬鏡自照，殊懷

怏怏近爲蕭小翮敘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剖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傑更萬輩、欲于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巳、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敵過今世也、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負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托

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于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
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
倣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
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須晨醒展席上性如强蟲好自
摸挲髀尻問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而色較恬皙晝
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見輩少壯正好
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
吾旣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
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誡詡渠輩恒進銳退速作止不

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用病絕粒病止須次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卧儕輩談讌了了昏思甚不可也寓山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舡如幾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為念丁巳莫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門人王愈融曰只是客況讀書尋常間信手湊泊却寫得委委曲曲層叠錯綜如入幽岩邃壑中有

高樹平林澂湍清澗使人徃復時復鶴啼猿嘯聽者悽惻子厚山水諸記不盡其妙也

與杭州汪魏美書

禧閉戶窮山垂二十年恆懼封已自小故欲一游吳越就諸君子以正所學而足下其首願見也及抵杭知足下進退無常不可踪跡竊以自恨乃往見足下令弟口者微聞足下已至湖上意當倒屣過我與足下班草深言追古人桑陰之跡引領數日謦欬無聞禧願見之誠結於夢寐亦云至矣顧以常客遇之足下則可謂失人禧南州鄙夫本碌碌無足交獨以爲天下有至愚之人目不辨菽麥顧懇懇然走數千里

願見於我推其心又非有營遂求於我雖足下不可謂非愚人中之奇士也而足下終不之見則禧竊所不取也禧行李困入不能久羈敢造次布其情

危習生曰奇氣崩労勃然難遏

丘邦士曰直辭而曲道之如画

魏美名温杭州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國變後獨身游北家人不得其處足不及城市不交游者二十年嘗路每物色之不可得自爲諸生與人落穆性不好聲華時有汪冷之號癸卯予游湖上魏美就得書輒走逆旅中相見自是常出就余臥談至雞鳴或更起坐不肯休遂與余爲兄弟交余嘆其熱腸固如是

又自記

○○答友人論傳誌書

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无過情失實之譽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聞之古史于善惡無所不書墓銘誌則有善无惡葢緣孝子之心无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譏焉雖自言生平碑版文唯郭有道唯无愧則過情失實勢有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錄過而褒善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

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所簡畧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党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警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譆謬以文章知于人所屬碑版有出于習見聞者有據狀綴緝者豈能无失如僕指所云然苟屬已所知則虽爲書美然實斟酌軒輕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譆常以謂作文者毋輕毁人一點一画在上在左右赫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毁人譽人者其在上在左右亦

赫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溢廣情面日熱請托日繁其不能如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敘論亦時有之不獨傳誌爲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惡之人往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曰某也善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曰某也惡其惡事可爲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果出于某也是故眞與僞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林云二句在此議論中最得）无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莊列之寓言稗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禕敬

春教言日愼一日并述所愚以廣來指求質是焉

丘邦士日自道爲人應求作文字銖兩如畫末乃史傳語遂爲中自首實處作注解也

林確齋日未論史傳一段此達人之見亦苦心之至死可奈何之語也雖似作者自爲解嘲然足令古今讀史人積滯豁然矣

彭中叔日爲傳誌者解嘲邨爲傳誌者發深省

答周左軍書

伏惟明公以文武之才、藩屏下郡、功成益謙、某兄弟並被容接、又于鮑王二生處、數垂注問、某天質衰羸、養痾三十年、不通人禮、頃者王生來山、凡書先臨溫厚謙恭、情文斐然、更復賜以青氈、俾應門有人、不致米中婦聲、唐突賓客、拜德之厚、如何可言、惟今天下民窮士賤、無復有能振收之者、加以兵事方興、黔首塗炭、詩書益不足用、然古今治亂之故、關係於一二賤士窮民者、正復不小、明公虛已而好士、輯兵以庇

民隱然負東南之望伏惟威德益彌義聲遠播以慰

區區之心乙卯月日

彭躬庵曰議論處最簡當有體而意中所難言能

使背面並見○以窮民同賤士說最妙掃盡韓蘇

占地步之陋而地步益高

○○再答周左軍書

舍弟歸、拜手書、明公不忘下士如此、何以報之。紙尾夏厚下問、夏蟲語冰。此豈有常。足以知明公兼聽並觀、眞武矦所謂博雅也。古人有言、惟聖人能不違時亦不失時。又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明公俊傑之領于國于民、其體之熟矣。抑聞之、斂以有功、惠以使人謙以自尊。公以說衆。豈獨三軍之事、雖治天下可也。腐儒常談、聊塞明問、秋暑方隆、伏惟爲民生自愛。

（妙處只在引古絕不著些子迹）

弟和公曰、眞常談也、須看吞吐縱旋、另有警切另

有洗發處

○○寄兒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自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尚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騭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子不大異古人于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即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

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于正親師取友逆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于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于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于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頴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于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

若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為當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為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談族里婚友于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為得意夫吾何德何能于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為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旦

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
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毋大小
飭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東花
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
之桃花塢

門人梁份曰師病新愈信筆作此零星散漫無一
毫爲文字意而文巳極周到含蓄凡少年皆當奉
爲蓍龜不獨訓戒一人巳也

手簡引

簡與書一也吾聞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是亦有繁簡大小之別焉後世尺牘短篇遂成一家之學故喻理事別是非其取舍與書同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餽問之細寥寥數言情致足錄此其異於書也然簡亦有長言者要之率意應手取足寫其胸中所欲非必開闔起伏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漢晉以來代有姝指近世競稱蕪黃夫亦何所耑法哉

魏禧自識